



在海盗窝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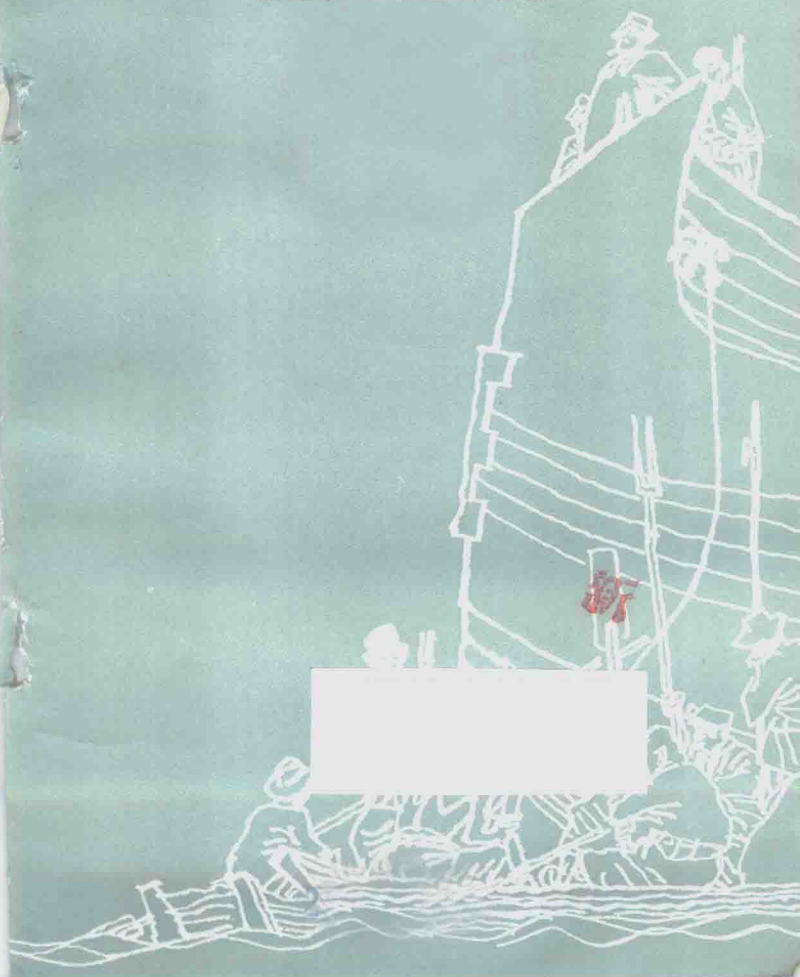
叶宗轼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在海盗窝里

叶宗轼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设计
插图
责任编辑

连放
方瑶民
董校雪

在海盗窝里

叶家斌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6 2/9 插页2 字数111,000 印数00,001—46,5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8·8

定 价: 0.49 元

内 容 提 要

海盗，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可是，本书作者九岁那年被海盗绑架，在海盗窝里关了漫长的六十三天……

“我们小时候”丛书编辑说明

亲爱的少年读者：

你们想知道旧中国是什么样的吗？那末，请你们读一读这套“我们小时候”丛书吧！这些传记文学作品，都是你们的前辈和父辈在少年时代所经历的真实故事，你们将从这里面，认识什么是旧社会，什么是旧中国，懂得什么是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了解什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知道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你们会从这里开拓眼界，辨明是非，汲取营养，获得力量。我们相信，这套丛书将会成为帮助你们学习和引导你们成长的良师益友。你们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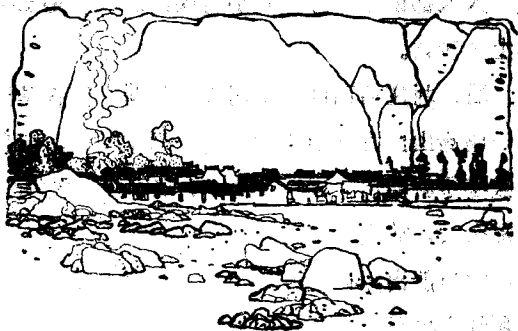
编 者

1982. 8

目 录

一、来了两个探子	1
二、请来了“保安队”	12
三、买来两尊“猪娘炮”	25
四、日本鬼子打身边过去	34
五、又是风平浪静的日子	43
六、海盗悄悄地上了岸	53
七、枪放得比鞭炮响	61
八、先打一顿“杀威棒”	67
九、第一餐饭	76
一〇、“小财神”是怎样“请”来的	82
一一、躺在“火柴盒”里	89
一二、饿肚子最难熬	94
一三、乔老六要跟爸爸做兄弟	103
一四、肖咤大佬	110
一五、恐怖的夜晚	121
一六、乔老六回来管“码子”	127
一七、爸爸放回家了	134

一八、第一次自己洗衣服	142
一九、人头挂在小枫树上	149
二〇、捡到一窝海鸥蛋	154
二一、这里的海涂特别富饶	158
二二、坐在崖头望家乡	163
二三、逃跑失败	169
二四、躲避日本兵舰	176
二五、肖豹火并吴行虎	182
二六、活沉喽罗	188
二七、刘彬也放回去了	194
二八、不认强盗婆做妈妈	198
二九、乔老六的伤心	205
三〇、回到妈妈的怀抱里	210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九岁那一年，
距离现在足足有四十年了……

——题记

一、来了两个探子

我的老家在六横岛金沙岙，村子背山面海，村里渔农杂居，当时大约有一百多户人家。六横岛是舟山群岛最南的一个大岛，纵横几十华里，有好几万人口，分上庄、下庄两乡。隶属于定海县。我们金沙岙属上庄乡第二十七保，处在六横岛中间偏南的狭窄部分。

人人都说家乡好。我小时候，总认为哪里都比不上金沙岙。

看，村庄后面的大山冈多雄伟啊，简直是天下第一座高山！那满山头的杜鹃花刚刚凋谢，山顶上的酸枣子就结出来了，青青的，长长的，只有大枣核那么大，放进嘴里酸死人哩！等到了农历四月半，大对船出洋捕大黄鱼去了，酸枣子发胖了，一颗颗红得象玛瑙珠儿，皮囊亮晶晶的，蜜汁象要流淌出来，这时候摘来吃，才够味哩。

山脚下满是开白花的刺荆丛，到初夏便结出密密麻麻的毛栗子。进入盛夏大热天，毛栗子成熟了，绿绿盖儿，红红果儿，活象颗小柿子。毛栗子满肚子都是毛，连最馋嘴的翘尾巴坑雀也不敢啄它。可我们孩子有办法，把它采下来，掰碎了，合在手心里，两只巴掌翻来倒去的拍，嘴里喊着：“毛栗毛，拿刀刨；毛栗光，拿白操（舂）……”无数无数的毛芒儿，都不知落到哪里去啦，手心里留着干干净净的果肉儿。这金黄透红的毛栗瓣，嚼起来又甜，又酸，又香，又脆……滋味可美哪。

当然，山坳里还有野葡萄，山莲子，乌米米……数不清的野果儿。

村庄前面的金沙滩更可爱啦。一片黄灿灿的细

沙地，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当真象铺着一层金粉末。赤脚在沙滩上走，软绵绵的，暖烘烘的，仿佛踩在一条挺大的棉被上。在沙滩上跑步，能练出副好腿劲儿来；摔跤不愁脑壳碰起大青包儿；躺在上面骨碌碌打个连环滚，爬起来轻轻拍打几下屁股，身上又干干净净了。

金沙滩上贝壳多极了，让潮头浪堆砌成一道弯弯曲曲的矮墙。有象马戏班小丑帽子那样的鹦鹉螺，有刻划着浪涛般细密斑纹的大牡蛎，有薄得象纸白得如玉的秃螺壳，还有无数千奇百怪满是棱角的老瓦螺。什么东西多了就不稀罕，待贝壳积储成垛，大人们就把它装进箩筐里，挑到十里外的青龙岙去，卖给窑厂老板烧石灰。

金沙滩上还有一种奇怪的蟹，我们本地人叫它“沙里鬼”，身子只有手指头那么大，一只大螯却比它身子大得多，鲜红透亮的，远远看去象扛着一面小红旗，所以外地人叫它“红旗蟹”。它把洞打在沙滩里，转弯抹角，有好几尺深，人们很难把它逮住。逮“沙里鬼”我们有个巧法儿，到沙滩高处捧来晒得发白的燥沙子，小心翼翼地把蟹洞灌满，然后循着白沙子的痕迹掏到底，狡猾的“沙里鬼”就在掌心了。

夏天里，赶涨潮，金沙滩是个挺好的游泳场。冬天里，趁落潮，横躺在金沙滩上晒太阳。一年四季，金沙滩都是我们孩子的乐园。

金沙滩和大海的中间，还有一大片海涂，潮水涨上来时，淹没在海水里，是大海的一只耳朵；潮水退开去时，露出平展展的淤泥滩，是陆地伸下海洋的一只脚。海涂里生长着大青蟹，小白蟹，蟛蜞蟹，长脚沙蟹，蚶子，蛏子，蛤蜊，香螺……简直是我们海边人家的聚宝盆！……

我的故事就从海涂上讲起。

过了清明节，海水转暖了，趟到海涂里去，小腿不再发疼。一个星期天，我跟小伙伴们一起在海涂上捉蚶子。

“等等嘛！等等我……”我不用回头看，听声音就知道是张国栋。他长得象只胖鸭子，走起路来两条腿一颠一颠，两只手一划一划，老是掉在后面。你瞧嘛，他此刻陷在没膝深的淤泥里，只见身子不见腿，晃晃摇摇的，活象鸭子过泥塘哩。

我故意吓他一头：“阿栋，潮水追上来了！”他果然慌得乱了步子，把泥浆水溅个满脸。这个傻瓜，今年十岁了，比我还长一岁，连个潮时也算不来；初八、廿三小潮汛，潮水哪上得来哟！

趟在我面前的长脚梗刘彬发脾气了：“叫他别跟来，偏跟了来；没捉得一碗蚶子，把人糊成个泥菩萨，他妈妈见了，又得骂我们不照应了！”刘彬个儿高，比得上矮个儿的大人，其实也只有十一岁。他是我们刘老师的儿子，老家在象山县，借住在阿栋家的侧屋里。

二十来个孩子趟上了岸，围着一个大水潭，开始庠水洗腿，洗篮里的蚶子。潭水叮叮冬冬响，嘴巴叽叽喳喳嚷，一时热闹极啦。蚶子最老实，叫人捡进篮里，它把身子缩在坚固的麻麻壳里，不张嘴，不伸腿，一动不动地装死。

我把蚶子和竹篮全洗干净了。我拿篮子簸一簸，嗦琅琅响；掂一掂，挺有份量；瞄一瞄，白花花的有大半篮，几颗大的有核桃那么大。一个潮时三、四个钟头，收获可不少哇，我心里挺高兴。

张国栋却倒挂着眉眼，把嘴角拉扯到耳朵边上去了。他瞅着自己篮子里稀稀拉拉的几颗蚶子，连洗也懒得洗了。

阿彬喊道：“阿栋，还不快洗，大伙都走了，让你一个人留在海边，叫海盗抓走！”

我们海岛上没有额头刻着“王”字的山老虎，也没有鳞片巴掌大、身子水缸粗的大蟒蛇，孩子们

最怕就是海盗。听说海盗全是碧眼珠，红胡须，钻在水底下能过七日七夜，一个飞腿便能上屋进院子。大人们也常常拿海盗吓唬爱哭的孩子。

阿栋果然猫下腰，低着头赶紧洗起腿来。我打侧面看过去，他那颗糊满泥浆的光郎头，活象个大芋艿头儿。

阿栋洗去正面，留着背后；洗了上截，忘记下段，一双冬瓜般的胖腿，怎么也洗不干净。我走过去，帮他把膝弯里的一块泥巴挖下来，泥巴粘合着汗毛，他皱着眉头直喊痛。

阿彬负气说：“阿锡，别理他！他家里有娘姨，会把他抱进浴盆里去洗的！”

我还是耐心地帮助阿栋洗了篮子。两年前茅，阿栋老是叫娘姨带着，根本不和我们这伙孩子做朋友，还故意跑到我们面前来吃糕饼，得意洋洋地摆阔气。我才不理他呢，常常躲在屋弄堂里，朝他背上撒沙子。前年他上了学，就主动来跟我们搭腔，把零食分给大家吃，我就跟他和好了。我可不是馋嘴贪吃哩，刘老师说：“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

阿彬是我们的班长，我们都听他指挥。他叫大家排起队来，不管在校的，不在校的，都会拎起篮子，唱着歌儿进蚕去。那“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

去……”的歌声，会引来许多翘着屁股在沙滩上玩耍的小孩子的羡慕眼光。

我们的队伍拐过东山嘴，来到通向番口的岔路口上，两个陌生的大人蓦地从老婆婆树下走出来，把大家拦住了。

带头的大汉操着外地口音说：“小把戏，把篮子放下来，我们是收购麻蚰的，蚰子统统卖给我们吧！”

跟在后面的大汉帮腔说：“我们比镇头上价钿高，钞票簇新簇新的！”

我们“哗”地围了拢去，七嘴八舌地嚷嚷：“好！好！你把钞票拿出来看过，要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的。我们不要汪精卫的储备票！……”那年头市面上流通的钞票花样很多，国民党政府“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印的钞票，比汪精卫汉奸政府“储备银行”印的钞票较为可靠。平时，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捡了蚰子，一颗也舍不得吃，储得多了，就翻过一条山岭，拎到四里路外面的镇头上去卖，给家里换来盐、酱、火柴、洋油。镇上的人都很刁钻，老是杀小孩子的价，这么鲜美的麻蚰，卖得比螺蛳还贱。

刘彬打量着这两个陌生人。我也眼上眼下地细

看。为首的大汉戴一顶旧的圆筒大沿帽，穿一套有花纹的黑绸子褂裤，腰胯上系一条挺阔的蓝色的丝绸带，拴着只有晶亮铜扣的大皮夹。他有两撇浓黑的翘眉毛，两只翘起的三角眼，两撮胡须也向两边翘开，合上一条挺直的大鼻管，有点象六根须的“强盗虾”。幸亏他眼珠是黄的，不是碧的，胡子是黑的，不是红的，要不，我真的会拿他当海盗哩。尽管这人使劲地挤笑脸，笑得眼角、鼻梁和腮帮都打皱纹儿，可模样总是那么凶巴巴的叫人害怕。

另一个穿一身普通的毛蓝洋布衣裳，年纪比较轻，脸容也比较和善，有点象我们岙里替人家打短工的阿根叔。我已拿好主意：我的蚶子卖给“阿根叔”，不卖给“强盗虾”。

刘彬侧着脸问：“你们出多少钱一斤？”

“我们比镇上高一毛。”“强盗虾”答。“镇上多少？”

“问你哩！”

瞧这两个，连市价都不知道，便来做生意。

我冲口说：“镇上一毛二！”这是实话，前几天，我就是照一毛二的价卖掉的。

“我们二毛二！”“强盗虾”随即摆开两只大筐，叫“阿根叔”司秤，自己摘下皮夹准备付钱。

原来他们是合伙的。

“我先卖！”

“我先卖！”……

碰到这般好运气，大家高兴得跳起来，争先恐后地把篮子递过去，生怕收蚶子的买下几位后变卦。

“强盗虾”指指刘彬：“我看还是让你领头吧！”就叫“阿根叔”先称刘彬的。

刘彬前年随刘老师搬到我们岙里来住，很快就学会了摇船、游泳、拾螺、捉蟹的本领。只是脸皮生得白净，太阳怎么晒也不见黑，是我们这群黑孩子中间最显眼的白面书生。

刘彬的蚶子三斤半，该得七毛七分钱。“强盗虾”把张簇新的壹元票子拿在手里扬着，只顾问话，并不放手。

“看你长得白白净净，是个小老板吧？……你挣了钱干啥，放鞭炮玩么？……家里有几口人吃饭，阿爸在外跑码头吗？……你家房子大不大，在村子哪一边？……”

刘彬硬是不回答，顾自摊着手掌要钱：“你把钱给我！七毛七，我要你七毛七！”

“强盗虾”咧开嘴笑了：“我又不赖你的钱。只要你回答我的问话，这张钞票全归你了！”

刘彬转愣着眼珠想想，把手放到背后去了。

“哼，你干吗要查问我呢？”

“阿根叔”凑上来说：“小朋友，我们是做生意的，走到哪里都想交几个朋友，下次再来做生意，就方便了！”说着，向“强盗虾”丢个眼色，“阿大，把钱付给他呗！”

刘彬接过钱，低着头作难。他袋里只有三个铜元，找不出来呀。

第二个点上了张国栋。阿栋用胸口掩着篮子，脸庞涨得通红，羞着不肯拿出来。

几个小伙伴误会了，大声说：“他的蚶子十元钱一斤也不卖哩！他要捎回家去，让他爸爸下酒哪！”

“哦！他爹是个老板？”“强盗虾”马上来了兴趣，瞪起三角眼，仔仔细细打量起张国栋来。他欢畅地笑了：“哈哈，果然是小老板，长得头圆脖粗，满脸油光，四肢肥胖，屁股见方……哈哈，小老板，你家开渔行？养大船？雇长工种地？……”

我们代替阿栋回答：“他爸爸张全福，张保长，除了你说的，他家里还开赌场，还讨娘娘！”

“强盗虾”显得亲热极了，打皮夹里扯出一张